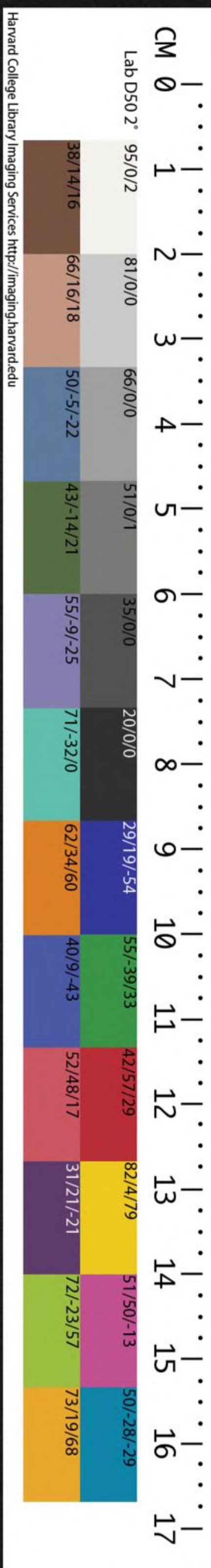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1 1955



顧涇陽先生學庸意卷中

中庸一

天命章

古燕後學張純修



首節截重道字。以道為主。性道教三者。本然之義理。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合而觀之。性道教一道也。戒謹恐懼者。體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體道之效也。

天命節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也。若曰。人之學道而昧於從入者。豈其未知斯道之名義乎。自今言

之。人之所以爲性者。何謂也。自夫有陰陽也。而得之爲健順。有五行也。而得之爲五常。由天命有性之名。而道其統會於此矣。人之所以爲道者。何謂也。率其健順之性。而剛柔之道在我。率其五常之性。而庸行之道在我。由率性有道之名。而道其散見於此矣。人知聖人之有教。而所以爲教者。何謂也。因其當行之道。而品節之。禮樂以正其德。刑政以防其邪。而抑其太過。引其不及焉。由修道有教之名。而道其裁成於此矣。○三句雖平。寔重道上。雖兼人物。只就人一邊說。天命指理說。氣不過帶言之耳。自天之所賦而言。

謂之命。自人之所具而言。謂之性。此言道之所從來也。人皆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由性出。蓋性之中。萬理咸備。臨事時。只就性之本然者發出來。便自然有個當然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這便是人物所當行。可見率其自然者。方是道也。品乃等級。節乃限制。品節雖若出於人爲。而實原於性之自然。本有者。初非有所加損也。此言道之所由成也。註中人知己之幾句。是推子思立言之意。用起處不可入講。

道也節

是可見道原於天而具於心。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苟靜而須臾離之則無以爲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有以累其本體之真身心不淑事物失所人不可須臾而離也若須臾離之而於身心無所關係事物無所損益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外物而非道也若道則決不可離也然則由教入道之君子當何如而用其力乎敬心常存觀之時固戒慎矣雖其所不覩亦惕然而戒慎畏心常存聞之時固恐懼矣雖其所不聞亦凜然而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者此矣曷嘗有須臾之離哉○此承上教言正示人以由教入道之功也不可離是我不可去

離他戒慎恐懼是自所覩所聞時用功至此非專指靜時言也戒慎是不忘恐懼是不怠註敬字貼戒慎畏字貼恐懼常存字雖字亦字要玩

莫見節

然功莫貴於存養而幾尤切於隱微是故幽獨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其莫見於隱乎莫顯於微乎是以君子既嘗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其循理與則從此而擴充之也其徇欲與則從此而遏絕之也夫惟戒懼於不覩不聞之時而尤致慎於莫見莫顯之地則存省交密而無須臾之離道矣所以

過人欲於將萌者不在此乎○上節戒懼以存天命之性此節慎獨以行率性之道不必以動靜分蓋戒懼是渾全功夫謹獨又抽出其中切要者言之耳隱微只是個獨字皆指一念之萌不覩不聞之終所覩所聞之始此正理欲關頭尤是要緊去處故君子於此尤加謹以致省察可也若合上節出了把道也三句另講下皆承言之上是存天理下是制人欲以全天理。

喜怒哀節

道之所以不可離者何哉蓋道不外於吾心心統性情喜怒哀樂卽人之性見於日用之間隨事隨感而異其發者也方其未發無思無爲不偏不倚而天理淵涵斯則謂之中及其既發據理重輕而施得其宜物各付物而我無所與斯則謂之和有不有靜定無以制萬物而使之平不有虛靈無以鑑衆形而裁之當是中者理之所從出也非天下之大本乎時有古今而人之應事皆當順正地有彼此而人之處物皆當合宜是和者人之所共由也非天下之達道乎中卽性而和卽情大本道之體達道道之用是道之體不外吾心之性情須臾離道則性雜而情乖本心喪矣

此道之不可離也。○上二條只言人不可離道。此方言道本不離於人也。未發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其事之可言。四者一無所偏恰在其中間。故名之曰中。乖違戾害也。無所違背侵害於喜怒哀樂之理也。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而不得爲之中節矣。只就此事處得恰好則無過不及。是謂和而亦中矣。未發之中全體之中也已發之和一事之和也。

中和節

夫中爲大本。君子固當戒懼以存此中。和爲達道。君

子亦當慎獨以達此和矣。然猶未致也。必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大本之立。日已固而純乎天命之性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達道之行。日以廣而純乎率性之道矣。由是以中感中在。天地則覆載不失其常。生成不失其職。有不位焉者。乎以和召和在萬物。則人得其所以爲人物。得其所以爲物。有不育焉者乎。若然則性自我盡。道自我行。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首句截上是極致之功。下是自然之效。致字有工夫。章句以中和分屬位育。

者特各推其效耳意則一也

君子中庸章

首節截上節言君子小人之於中庸有體於不體之異下節推其所以然也全章俱是夫子言

首節

夫人皆具是道體道則存乎人中庸卽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其體不偏不倚其用無過不及而不外乎日用之常不論君子小人皆有之也然惟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反是矣○中庸兼體用重在用上中平常故帶着庸字非有二也此君子小人以人言反

中庸者小人任其智術作爲自有一中庸亦近似乎君子之中庸然一出於私其實與中庸之理相反耳

君子之節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動有所擇而事皆當可其動不妄動也德固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所以無往而非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則小人而又無忌憚如此此所以反中庸也○此作推原說不作申言觀註所以字可見君子以德言小人以心言註兩又字正貼

本文兩而字戒謹恐懼推高一層說不是貼君子之德也肆欲妄行正解無所忌憚不對戒謹恐懼也首節註中不偏不倚未發之中無過不及乃已發皆中節之和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其至節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非中皆非至也惟中庸之德爲至不容有所加損也雖人所同得無甚高難行之事但世教衰上無建極之君下無歸極之民所行非過則不及鮮能之也久矣○此

以下中庸俱以用上言而體在其中民兼上下能兼知行味鮮與久字有惕然省人意世教二句在下章發之此處恐未可太露

道之不行章

上節言道之不明不行由於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下節言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由其不察也

首節

承上章言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以生稟之異不察之過也中庸之爲道也簡而易能人皆可行也而人不能行者我知其故矣由不明故不行蓋智者高



明洞達於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爲不足知愚者氣質昏昧於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以爲不足知則以爲不足行不能知則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易而易知夫人皆可明也而人之不能明者我知其故矣由不行故不明蓋賢者苦節勵行於人所當行者則以爲不足行不肖者賦質懦弱於人所當行者不能行焉以爲不足行則以爲不足知而不能行者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不明不行人不能明不能行也不行就事言不明就心言智愚等俱就資稟上說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用在我知之矣下方發得過不及意思明白不明不行交互者見知行之相因也

人莫不節

然豈道之遠於人哉人自不察焉耳彼道在日用之間猶飲食在日用之間也道之有中猶飲食之有正味也人莫不飲食也但富貴者則恣於欲貧賤者則傷於易皆不暇察矣孰知飲食之正味哉人飢不有是道也賢智者馳於高遠愚不肖者諉於昏愚諛知道之中哉此道之所以各任其偏而有過不及之弊也○不察是不察道之中味字對中字人字兼智愚

等此節蓋原其由於生質之異而進以學問之功矣  
道其不行矣節

此言道之不行以起下章也不行承上智愚過不及  
一邊說非總承然不行之端實由於不明也則求斯  
道之行者當知所明矣夫作疑詞

舜其大知節

承上章道既不行必智如大舜然後可行也引夫子  
稱舜之言曰天下之理無窮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則  
其智有不周而智亦小矣惟舜也好問於人而言之  
淺近者亦好察焉求善之不遺如此察其所言有未

善者則隱而不揚於其善者則揚而不匿容善之不  
隘如此於善之中其論不同未必皆合於中也則執  
其兩端孰爲太過孰爲中而非太過也孰爲不及孰  
爲中而非不及也既得其中然後以民之中而用之  
是能合天下之明以爲明所以爲大智者此也夫樂  
取於人既非智者之太過執兩端而用中又非愚者  
之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好問好察其惓惓求益  
之心可見逐句推說去隱惡則廣大能容揚善則光  
明不蔽俱重在取善上而人益樂於來告兩端舉首  
尾以該其中皆是善言但有過不及處耳執兩端如

人有功當賞而衆有厚薄之論吾執其論而度以本然之權度如極厚之說是則極厚之說爲中極薄之說是則極薄之說爲中用中乃用民之中於我非卽施之政事也辨別精而真知中之所在是擇之審直頭行去而他不足以備之是行之至註中然非在我等句極要緊語○兩端謂衆善不同之極致非所謂過不及也譬之武王伯夷叔齊彼武王以紂爲可伐而夷齊以紂爲不可伐是二者之事其實相反也而要之一以仁民爲心一以忠君爲心均謂之善而已矣是聖人執是兩端或當武王之時則用武王之中

矣或當夷齊之時則用夷齊之中矣用衆善之中於民也豈以爲過不及乎

人皆曰節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人皆曰予智蓋自以爲能知禍福之所伏也顧乃驅於至險而莫知避焉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謂之智乎亦猶人皆曰予智蓋自以爲能擇中庸而守之也乃能擇而不能守焉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知有未真也又安得謂之智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驅者凡事有利必有害乃自驅之也擇守中有行的意思不能

期月守重無真知上

回之爲人節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由不行故不明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明也回之爲人也真知夫中庸之道散於萬事者雖無定用而會於一理者則有定體也於是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焉而過與不及者不得而雜之矣是其擇之也求以行之也行之而得一中庸之善於心焉則服膺弗失行之而有終矣是其仁守之學有以終智及之功豈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者哉夫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太過服膺弗失則非不

肖之不及矣斯道之不明不有賴於是人乎○二句截擇乎中庸是合衆理而擇之精得一善二句是得至善而守之固能守邊重能擇輕回之句不要講一善濶說是隨所至而隨得也

天下國家節

承上章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夫子嘗言之以爲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徒曰均之而已則資之近於明敏者皆能勉力以均之爵祿人所易戀也未易辭也然徒曰辭之而已則資之近於廉潔者皆能

勉力以辭之白刃人所畏也未易蹈也然徒曰蹈之而已則資之近於果敢者皆能勉力以蹈之至於中庸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道而曰中則一有所加卽爲太過一有所損卽爲不及非義之精者不能察其幾非仁之熟者不能致其決惟精惟一舜之智足以用中也而天下不皆舜擇善固執回之仁可以與幾也而天下不皆回天德純全而非資所能近養盛自致而非力所能勉豈若彼均之辭之蹈之之易能也哉○上三句只引以形中庸之難能三者就事言末句就理言重末句仁智勇斷不可分配亦不可入講

觀註亦字便知非夫子立言之意三者未必皆偏而此則主偏者言可者只期成得事不問其當理也中庸另開說非真不可能但不若三者之可力而能耳義精仁熟二句就平日說能擇能守就臨時說

問強章

在抑而強與截上南方三句是先告以強有不同下皆詳其實也

首二節

承上章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而後能之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以其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

學庸意 卷中 十一  
知有德義之勇也故歷以強探之抑而強與內竊下  
人已常變善擇守意講更妙

寬柔節

南方之強何如彼其人有不及也不問其誠僞而含  
容與順以教之人有橫逆也不問其是非而直受之  
此南方之強也蓋南爲陽方體剛而用柔故生乎其  
間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也是雖囿於風氣猶近於  
義理者也故君子居之○此囿於風氣而不及乎中  
者也含容訓寬與順訓柔末含字貼首句忍字貼第  
二句含忍而謂之強者人所難忍而獨能忍之是亦

強也一概含忍全氣稟做出來故失之不及此君子  
與下君子不同

衽金節

北方之強何如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蓋北  
爲陰方體柔而用剛故生乎其間者以果敢之力勝  
人爲強也此固風氣所囿而純乎血氣者也故強者  
居之○此純任血氣而過乎中者也衽字只是安字  
意上曰君子之道此曰強者之事高下可見

故君子節

夫南北之強如此汝之所當強者乃君子之道而合

乎中者也君子之強何如其處人也坦夷平易可謂和矣然據理而從違而不流焉夫和易至於流非有以勝其易流之私不能擇夫和而守夫和也豈不矯哉其強乎中立易至於倚其處已也中立不倚非有以自勝其易倚之私不能擇夫中而守夫中也豈不矯哉其強乎國有道而處達也則不變其平素而行義以達道是富貴不能淫也強哉矯乎國無道而處變也則不變其平生而終身以履道是貧賤不能移也強哉矯乎此則得於含養之素而超於風氣之外安於義理之正而濟其剛柔之偏生於南而不囿於

南生於北而不囿於北汝之所當強者此也子其慎所居乎○故字承上文來君子就成德者說以人已窮達作關目四平看和與中立有道無道皆輕全在不字上見他強處勝其人欲之私在強哉矯內不流等字有擇守意則蔽於物而不能擇奪於物而不能守此君子四樣強任天下國家可以均則均遇爵祿可以辭則辭遇白刃可以蹈則蹈可以柔則柔非一於柔也可以剛則剛非一於剛也舜之智卓然不惑於此回之仁毅然不息於此也學者有如是之強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乎其能之矣

索隱章

首節是智仁勇之過乎中二節是智仁勇之不及乎中三節是智仁勇之得中皆兼知行說總見君子之體道當以過不及者爲戒而以智盡仁至不賴勇而成德者爲的庶乎中庸之可能矣

索隱節

上數章分言智仁勇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道本易知易能者也深求隱僻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而行人之所不能行是本不足以致譽也然可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知之過

而不擇乎善非智也行之過而不用其中非仁也不當強而強非勇也吾則寧無所成名而索隱行怪豈屑爲之哉○述是稱述也如有爲神農意末繳陷於賢智之偏出來

遵道節

若夫君子之於道也循其顯不趨其所僻而知其所當知率其常不攻其所異而行其所當行則能擇乎善而行之矣然或限於期月之守阻於服膺之難是其知之所能至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則有弗知知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惟學之不厭耳而豈但已哉○遵道而行行因知而有始是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知因行而無終是力之不足也至誠無息不可用出弗能已重勉力上

依乎節

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道佚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依中庸以知以行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則智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吾豈敢當哉惟聖人生知安行者能之耳然夫子既自謂不爲索隱行怪是能依乎中庸既謂不能半途而廢則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雖

不自居其聖寔有不容掩者矣中庸豈真不可能哉○君子是成德之君子依乎中庸是知行無太過遯世不悔方是智盡仁至勇卽在其中矣不悔者惟依中庸以爲知行真認得已分內事也君子且輕講因有末句在智盡仁至正貼末句講不必另生別意也皆就自然者說

費而隱章

首節論斯道用廣而體微二節是詳著其實三節引詩以足其意四節總言以結之也以下至雖柔必強九章是第二支所以申明首章不可離之意

首節

命於天率於性君子之道也是道也卽物而觀其用則充周而不可窮因用而究其體則密微而不可見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跡之可見無時不然也而實無聲臭之可聞其費而隱乎○道在天地無一非君子分內事故曰君子之道體用不相離卽用而體在其中非費之外復有所謂隱也費卽率性之謂隱卽天命之謂申講不必分

夫婦節

何以見之彼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不包外焉統體

可觀而內焉空疎無物皆不足以言費也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愚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知焉至於生知之聖人若無不知也及道之全體亦有所不知焉或遠近異地而阻於聞見之弗周或古今異時而病於文獻之無考聖人豈盡知之乎夫婦之不肖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端亦可以能行焉至於安行之聖人若無不能也及道之全體亦有所不能焉或分有限而無以布綏來動和之化或勢所阻而無以遂博施濟衆之心聖人豈盡能之乎豈惟聖人以天地言之天地至大亦囿於形

氣者也故職司有所偏而彼此不得以相兼運化有不齊而感應或失其當天地亦不能盡道而人猶有憾也故君子之道語其全體之大至於天地聖人亦不能盡則是道也無一不包者也通於形氣之表而有形者不足以盡其神運於法象之外而有象者不足以盡其化舉天下之物莫能載之者矣語其一事之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則是道也無一物之不體者也貫徹於幾微而卽物有理存之妙兼體於庶物而隨在有靜正之機舉天下之物莫能破之者矣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

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道豈可離乎哉○此言道之費而隱自在其中有所憾以上皆言費故君子四句申其意天地之大也二句以道言不以形體言此二句特因聖人不能盡道而更推上一步所以甚言君子之道之費耳故君子故字要緊故君子語大者言之小莫能破分而言之也兩夫婦對做天地二句另做末繳道不可離意

鳶飛節

夫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又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

故又引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豈爲鳶魚咏哉  
蓋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鳶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  
上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於淵  
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  
昭著也所謂大莫能載者非卽此察於上下者之統  
會乎小莫能破者非卽此察於上下者之散殊乎道  
無不在何其費也而所以然則隱矣○此引詩只是  
次節之意飛躍非道所以飛躍處乃道也上下察解  
鳶魚二句就說開去則遠近大小皆包之物勿專指  
鳶魚化育流行就物言引此以明道之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凡形於天地間者皆天機也令人有不敢須  
臾離之心卽夫子川上之意

造端節

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於夫婦之間  
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  
於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夫其費如此  
而其所以然者不得而知也此道之費而隱也○君  
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至盡頭處則著乎天地之  
間而無不在也造端無工夫察字對造端字看須要  
收拾上文意思盡方得結意蓋造端處卽是聖人天

地不能盡中分出來的乃鳶飛各率其性之機括及至盡處卽是夫婦所能而無不統者乃盡鳶魚之類而同率其一性之機括也○讀此章令人有惕然不敢離道意蓋夫婦之愚不肖者且與知與能此道也而况非愚不肖者乎聖人生知安行猶有未盡道處况未及於聖者猶可自足乎天地雖大而於道且有不能吾身雖微乃備天地而無不足則所以贊化育而使天地得其位者不容已矣鳶魚率飛躍之性且有道存况人爲萬物之靈乎然則道可須臾離乎

道不遠人章

首節作主乃下三節之綱下三節皆言君子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伐柯節是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忠恕節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君子節言責己之道不遠於人也重不遠人以爲道上道不遠人意輕

道不節

此以其費之小者而言道也子思引言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謂夫道者率性而已切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其原根諸性散於事物當然之理而其體蘊諸心易而易知簡而易從故常不遠於人也人能反而求之則道卽此而在矣若爲道者厭其人之所能知者卑

近也而求之高遠以爲索隱之知厭其人之所能行者卑近也而求之高遠以爲行怪之行是知其所不必知而非率性之知也行其所不必行而非率性之行也其可以爲道哉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爲道也○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指衆人說得廣二爲字不同上爲字着力兼知行下爲字無工夫猶言不足爲道也註率性二字重看

伐柯節

自其治人者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柯彼柯長短之法在我所執之柯耳然自伐者睨

而視之則兩物之相形而二體之自別雖近而猶以爲遠也要之特自伐柯者言之耳若夫人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故君子之治人也因夫人固有之良知而教之知因夫人固有之良能而教之行其人能去夫昏迷之失而知所能知復其允蹈之德而行所能行卽止不治無厚望焉不責之以難知難行也是知人本有能知能行可見道不遠人君子卽以人之道治人可見不遠人以爲道由是言之治人之道不遠於人而得之矣道何遠之有哉○伐柯二句勿講執柯至爲遠是仍詩詞而反其意以起下以人

治人改而止不甚重改亦不可輕看聖人望人必欲人之盡其性而無一毫之不當其則然後止也註若以人治人四句是道不遠人意卽以其人二句乃不遠人爲道意治人卽教人也

忠恕節

以愛人言之道之本體涵於心而忠則所以盡此者也道之大用達於心而恕則所以推此者也惟忠則心之所存無不實惟恕則心之所發無不當雖未能與道爲一也而天命之性胥此焉會之率性之妙胥此焉體之而違道不遠矣忠恕何如彼物感之來施

諸已而有所不願者此吾之真心也由是以我觀物推已及人而勿施之以所不願者焉是之謂忠恕也而道之所由近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可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忠恕申講皆就心上言恕雖在外而亦心之所發也此題上句虛說下句雖言忠恕之事正所以發明違道不遠之意耳施諸已等事乃恕也而朱子以爲忠恕何也蓋其所不願處無一毫虛假便是忠也忠恕盡天下之道推心盡忠恕之事也

末節

以責已言之君子之道語其大端有四焉是人所當兼體者丘也非惟不盡能乎四者而且一無所能焉何以見之孝者君子爲子之道也吾嘗以孝而責子矣反求於已之所以事父者則未能如其責子也忠者君子爲臣之道也吾嘗以忠而責臣矣反求於已之所以事君者則未能如其責臣也弟者君子爲弟之道也我之所以爲弟者未能如其責弟也信者君子交友之道也我之所以先施於友者則未能如其責友也然道不獨私於君子豈敢以之自諉哉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吾於庸德而行

之以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宣之於口者庸言也吾於庸言而謹之以擇其可行常不足也則益慮其所終而不敢不勉言易至於有餘也則益稽其所弊而不敢盡不敢盡則謹之益至言爲有物而顧行不敢不勉則行之益力行爲有恒而顧言矣君子之言行如此則吾向之所責於人者皆君子所備於已者矣豈不慥慥乎其篤實哉丘今固未能一也而敢以自諉乎○首二句畧分都就夫子身上說所求四項便要舍得言行意庸德四句是卽其所以自責者而修於言行之間有所不足三句益自加勉意先施之



未能也。截上是自責，下是自修。末補不遠人，以爲道意。

君子素其位章

以首二句爲主，言其安分而無求也。二節詳素位而行之事。三節詳不願乎外之意。四節承上文而結其意。五節引聖言以明之。全重道上。

首節

天下之無常在者，位也；無不在者，道也。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順應，無違率履不越，以行其所當行。自是而外，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而非吾

分者，則安以聽之，而未嘗妄有所願焉。○此君子要根。首章來講言天命之性，已全有以明乎內外之分。率性之道已盡，有以純乎義命之正是也。素位乃目前所居之位，居其位而行其道，吾願畢矣。何外慕哉。二句雖有心事之分，其實則事在此，則心在此。當作一氣說，下暗將順逆常變抑揚發之。

素富貴節

所謂素其位而行者，何如素富貴而行義以達道焉。素貧賤而隱居以求志焉。素夷狄而忠信篤敬焉。素患難而文明柔順焉。是則身之所在，道與之俱道之

所在心與之安其順也不能有所加也其逆也不能有所損也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素富貴四句言見在富貴則爲富貴之所當爲當爲處卽是道非謂道行乎富貴也餘做此是乃舉其概下無入字寬推開一步自得不可涉不願乎外之意道者吾心所欲吾能盡是道則吾欲遂矣一節重事上說

在上位節

所謂不願乎外者何如身在上位則心安於上而不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心安於下而不越分以援上陵下也援上也皆不正已而求於人所謂願外也

求而不得則怨生矣今安上下之分如此則無求於上而上無不我副之嫌何怨也無求於下則下無不我應之非何怨也順適於物我兩忘之天而不平之念盡泯故窮通得喪順乎天而上焉不怨於天也進退予奪聽於人而下焉不尤乎人也○重心上說一直說下勢不容截斷全是一段安分的意思正已句緊緊承上說不求卽不陵不援也無怨由於不陵不援來末二句正詳無怨意陵有徵求狎侮二意援有趨勢利其有二意

故君子節

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所爲順理而置身於平安之地  
中心無累而聽命於難必之天其居易以俟命者乎  
若夫小人則騁其私智以行傾險之塗而不能居易  
也思出其位以求苟得之幸而不能俟命也豈可與  
君子同語哉○故字承上二節來居易應素富貴節  
俟命應在上位節居易俟命不平相帶講易非位也  
對險字看如素富貴則富貴中有坦夷當行之道乃  
安穩地也上句重小人句輕

射有節

夫君子所爲如是蓋惟有見於道之在我者耳不觀

孔子之言乎以爲射一藝之微者而其立心亦有似  
乎君子之道焉何則賓射而失諸鵠皆反求之身以  
爲內志之未正外體之未直弓矢之未能審固也而  
初不怨勝已者焉夫射者之立心其與君子之行有  
不得而反求諸已者不有似乎卽是觀之所謂素位  
而行不願乎外者豈不信哉○首句畧斷不可多講  
失諸以下正言射之事以見之也但只以射意講君  
子繳處見之素位二句意又當作子思口氣補出此  
節總結上意非專結正已而不求於人也

辟如行遠章

首節截首言君子進道之有序下二節合言以明其意也

辟如節

此章明費之小也君子進爲之道自知之始而漸進於知之極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由近而及遠也由下而及上也辟如行遠必自邇者乎蓋近者遠之積也而求之於近固所以致夫遠也天下容有舍近而能遠者哉辟如登高必自卑者乎蓋卑者高之漸也而求之於卑固所以幾於高也天下容有舍卑而能高者乎入道者烏可以躡等爲哉○君子之道

就說進爲有序意不可講在之道下夫道有高遠有卑近卽始學之事此求道者所以自卑近始也

妻子二節

果何以見其然哉且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兄弟旣翕和樂且耽樂之至也如此是宜爾室家能樂爾妻孥夫所和者不過妻子而已所宜者不過兄弟而已未及於父母也夫子乃讀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之宜之而後父母順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學庸意 卷中 五  
意也○宜爾室家申兄弟二句樂爾妻孥申妻子二句父母其順矣乎內亦自有個道理非是和妻子宜兄弟卽是所以順父母也觀註行遠自邇二句可見蓋遠處亦須行得方到未有不自邇而遠卽到者也當體認

鬼神章

首節贊鬼神爲德之盛二節言其實三節言鬼神體物不遺之驗四節引詩以著其體物之驗五節則推本其所以盛也

鬼神章首節

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也道雖妙於無形而用實彰於有象觀道者亦觀之鬼神而已是鬼神也以二氣言則分陰分陽而對待之體以立以一氣言則根陰根陽而流行之用以神其爲德也翕闔無方而有以爲造化之樞紐變化無窮而有以爲品彙之根底何其盛矣乎○鬼神說得廣凡天地間皆有鬼神此處不必多講要含體微而用廣及合散大小意註天地之功用天地覆載於上下而其中許多屈伸往來皆鬼神之爲也非鬼神不能成個天地故曰天地之功用也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鬼神是其迹也

二氣之良能鬼神之能屈能伸能聚能散能往能來皆非安排者故曰良性情功效不可用出視猶字可見鬼神卽認作陰陽看

視之節

何以見之隱焉而或淪於無顯焉而或滯於有皆不足以言德之盛也鬼神則屈伸無象雖正目以視之而弗見也闔闢無端雖傾耳以聽之而弗聞也夫不見不聞若至隱也然蘊於無形者妙發見之機而泯於無聲者彰造化之用故物之始也不自始也陰陽之合爲之也蓋所謂精氣爲物非是無以爲始矣物

之終也不自終也陰陽之散爲之也蓋所謂游魂爲變非是無以爲終也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德之盛何如哉○此正言其爲德之盛也上是言其體之微下是言其用之廣不見不聞卽是體物之妙用不可見聞也非有二也一節總來方見盛意體物須將鬼神作主物作賓鬼神雖無形也而實有以形天下之形且併其形而收之雖無聲也而實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此用在過接處此節雖兼費隱說要知隱在費中

使天下節

所謂體物不遺者蓋嘗驗之於祭祀矣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齋明以潔其內而心志不敢以不一盛服以齊其外而威儀不敢以不謹於以承祭祀焉斯時也精光浮動英爽昭明本非有在上也而洋洋乎如其在上本非有在左右也而洋洋乎如其左右此可見鬼神之無往不在而體物不遺驗矣○能使二字極重正見他靈處驗字非效驗乃徵驗之驗也天下之人極說得廣洋洋畧斷此二句正見體物不遺也此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抽出所祭之鬼神說祭祀處截要見盛意

### 神之節

斯義也嘗於詩而有徵矣詩曰神之來格也旣無定時定處之可測度雖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斲而不敬乎然則所謂洋洋如在者其神之格而不可度思者也所謂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者其神之格而不可厭斲者也此可見鬼神之妙充滿於宇宙之間故能如此否則安能使人無不祭祭無不敬如此哉體物不遺驗矣○引詩只明其驗意但不可專指祭祀言末句須繳上節

### 夫微節

夫不見不聞可謂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顯而不可掩也信乎其爲德之盛矣然果何爲其然哉亦曰一誠之所爲耳鬼神雖無形聲而實有是理陰陽之合實有是合故合則爲物之始而不可掩於始者如此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故散則爲物之終而不可掩於終者如此也不然何以微而能顯而爲德之盛也哉費隱之意於此可見而道之不可離者從可知矣○不可以微顯同看重顯上誠亦不出乎德之外不可掩正應顯字誠以實理言誠之句總結上幾節非只結此節之意也

舜其大孝章

首節截首節只言舜孝在德福之兼隆次節言舜以盛德而獲福之必然中二節卽天道以明必然之意末節又申言之也

首節

中庸明費之大也以爲夫孝亦難矣若舜也者其殆孝不徒孝而爲天下之大孝歟何以見之凡有三德六德者皆足以顯親舜則溫恭允塞濬哲文明而德爲聖人之德焉以聖人爲之子使其親爲聖人之父所以顯其親者至矣凡爲諸侯大夫者皆足以尊親



舜則曆數在躬允陟帝位而尊爲天子之尊矣以天子爲之子使其親爲天子之父所以尊其親者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奉者皆足以養親舜則奄有天下任土作貢而有四海之富焉所以養其親者又至矣上而宗廟親之本也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榮享其祀敬父之所尊者何如也下而子孫親之支也下則有虞思陳胡公之封而子孫世保其業愛父之所親者何如也福德兼隆如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歟○首句虛下正言其實也下五句作五平看俱要揭得孝字意出逐句皆大孝之實非兼五者而

後爲大孝也作文以德字另講下尊對富饗對保保作保宗祀說

### 故大德節

夫德福兼隆固舜之所以爲大孝矣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大德則元后終陟而必得其位也任土作貢而必得其祿也四海謳歌而必得其名也令終有淑而必得其壽也蓋有辭之而不可得者矣○就舜說此以下雖反覆推以德獲福之理而大孝意自不可遺四必字重大德截

### 故天之節

學庸章句 卷中  
舜之以德獲福非倖致也不觀諸天乎彼天之生物雖曰無心而成化亦必因材而篤焉故物之栽者根本完固有生道焉則培之焉物之傾者本實先撥有息道也則覆之焉天何心哉然則舜之大德物之栽者也衆福之臻天培之也觀於天之生物而舜之以德獲福宜矣○此與下節俱發明以德獲福必然之意或培或覆蓋在物之材質有能受與不能之殊非天實有心於培栽也下二句不平重栽說篤焉截

嘉樂節

舜之以德獲福又嘗觀之詩矣詩言可嘉可樂之君

子有憲憲之令德而其德足以宜於在下之民宜於在上之人故受祿於天而奄有於四海保佑命之而申重之不已是祿之申也雖由於天而所以然者實由於君子也觀此則知舜之德固憲憲之令德也則福之致固天命之保佑也夫豈倖得者哉○宜人截上是言德之美下是言福之隆此亦發明舜獲福必然之意也

故大德者節

夫由物理觀之則舜之大德固物之栽者也而天安得不培之也由人事觀之則舜之大德固憲憲之德

也而天安得不申之也故受天命而爲天子祿位名壽於焉而攸固尊富饗保於焉而畢備豈非出於必然者哉○承上二節言就着舜講夫孝者庸行之常也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其道之用廣矣所以然者則隱也不亦費而隱乎命題搭上兩節則上二節對末節總上意結之

無憂章

三節三事平看不重相承總見三聖之事無非道之所在費之大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矣首節言文王之無憂乃父道子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處常

也次節言武王之纘緒乃君德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處變也三節言周公之成先德乃相道之所在是中庸之道見於制作也

無憂節

天下之事莫非吾分之所當爲而聖人欲以一身致之宜不能無憂也文王何以能無憂也蓋上焉無其人則將苦於創業之難下焉無其人則將病於令緒之失欲無憂不可得也文王之所遇何如哉以父則王季焉以子則武王焉有是賢父以作之而所以篤周家之祜者莫非開仁天下之源有是聖子以述之

而所以揚先代之烈者莫非廣仁天下之化凡其所當爲者王季先爲之其所欲爲者武王代爲之文王惟觀厥成焉耳此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王季二句以德言父作二句以業言無憂意起繳處見上句虛下四句正言其所以無憂無憂謂之道者蓋文王有父作子述則當無憂無憂則道矣子述勿以代商言

武王纘節

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而緒猶未成也武王從而繼其緒焉當

是時也紂惡不悛於是應天之命順人之心一戎衣以伐之而有天下焉夫武王之聖本有顯名矣而今以臣伐君宜失此顯名也然人皆知其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其身終不失天下之顯名焉以言其尊則四海攸同而尊爲天子以言其富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富有四海上而宗廟享王祀有以昭配天之業下而子孫宜君宜王有以衍豐芑之傳此武王之事孰非道之所在乎○首句分不可以下爲纘緒之實首句是繼先業下段是成王業纘字只是承守舊業開大意不可於纘字上發之子孫保與

上舜不同上只是保其爵土此是保王業也戎衣句不重成功之速上身不失三字有斟酌邵文莊謂曰身則心猶有歉也曰不失亦險矣哉

武王節

以周公之事言之文王以服事殷固未嘗違時而制禮也武王既老而受命亦未及因時而制禮也使文武當周公之時尚在必將制禮以孝其親而以孝治天下此文武之德意也故周公體其心而成其未成之德焉成之何如太王王季向特列於侯爵耳然欲尊其親者固武王意亦文王意也公於是尊古公曰

太王尊季歷爲王季焉王者之名稱而文武之德其成乎組紕以上至后稷向特祀以侯禮耳然欲厚其親者固文武意亦太王王季意也公於是祀后稷於太廟祀羣公於夾室焉推太王王季之意非卽所以成文武之德乎然尊祖敬宗者天下之同情禮行於上而不達於下則凡有孝親之心者不得各伸其情則非文武以孝治天下之意而吾之成先德者亦有窮矣於是以上祀之禮天下雖不得而僭也然必因其分而制其禮自天子達於有國之諸侯有家之大夫及有位之士無位之庶人焉且以葬祭之禮言之

諸侯以爵土相承庶人以名分自守禮無隆殺固不必言矣父子皆大夫父子皆士者禮無所異亦不必言矣乃若父爲大夫子爲士則葬用死者之爵使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得以盡其情也以喪服之禮言之如期之喪由庶人以達於大夫大夫降諸侯絕天子不必言矣親不敵貴也惟夫三年之喪則下自庶人上達於天子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貴不敵親故無貴賤一也夫曰追王曰上祀則有以體先王孝事先人之心子道也曰制禮以及天下則有以體先王孝治天下之心臣道也此正所謂成文

武之德也周公之事非道之所在乎夫是道也文王爲之前武王承之後至周公而大備焉蓋斯道之大聖人有所不能盡者而費之大可見矣○未受命上須放出文王來在文武之德截下正詳其實也謂之德者尊祖敬宗人子之德也斯禮也亦承祭祀之例而以葬禮相形言之不可平重祭上達乎大夫自庶人而達之也達於天子亦然要看註推字與及字一則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王迹之所起二則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推己以及人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無非體前人之心而已

武王周公章

孝之至也截首二條是論武周之達孝在於繼述之善然繼述之善在於制爲祭祀之禮耳故春秋二節正詳言其所制祭祀之禮踐其節是結其意末節又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也見得非武周不能制此禮也總是詳其善繼善述見其所以爲達孝也

首節

武周之爲孝也事之所創者不失吾常典之所制者永錫爾類尊吾尊而人皆得以尊其尊也親吾親而

人皆得以親其親也在一人則爲一人之孝在天下則爲天下之孝在千萬世則爲千萬世之孝其達孝矣乎○此章言明費之大也武王周公有爲君爲相意達者言其孝之通人心人皆可以自盡者非是天下通稱其孝意此節且虛講舜之孝以全體至極言故曰大此以流通周遍言故曰達

夫孝者節

所謂達孝者何如蓋自心之所存謂之志卽所以主其事者也思不出位先王之心而武周所處非其時矣何以繼之吾知時有不同而所同者理理之所在

先王之志所在也彼則廣因心之孝不惟持守而且變通以繼之不謂之善繼乎行之可見謂之事卽所以行其志者也隨遇而安先王之事而武周所處異其時矣何以述之吾之勢有不同而所同者理理之所在先王事之所在也彼則廣孝行之思不惟率由而且化裁以述之不謂之善述乎此其所以爲達孝也○此達孝之實夫孝者指武周而言兩句平說內有是志故外有是事非有二也然作文須有分別重兩善字達孝全在此處要看得圓活非必先王有此志事而後爲之也但度先王處此之時合有此志

事遂因時變通之也此節雖言上章之事實起下章之意註所制祭祀之禮俱在上章周公成文武之德內了此詳之耳

春秋節

武王之纘緒周公之成德固繼述之大者也然自其所制祭祀之禮言之當春秋之時舉祭祀之禮祖廟先靈之所棲也則爲之飾以致其潔宗器先王之所傳也則隨所有而陳之以示其守設其裳衣使神有所依薦其時食使神有所享武周祀先之禮其重以周如此○此與下節不必以禮義分但備言所制祭



祀之禮此節見敬其所尊下節見愛其所親也亦不  
可以上下分但就上言而通於下俱繳在後可也四  
時皆祭獨舉春秋錯舉以見義也春秋截下四句平

宗廟節

夫備物致用固先王所以飾禮而其經制之周悉何  
如哉當祫祭肇行則子姓咸集其準祖考之次以列  
左右之位者何爲也哉蓋昭穆乃生人之大倫而明  
倫乃祀法之大典於羣昭而左之弗使混於穆也於  
羣穆而右之弗使混於昭也庶乎世次於是而定矣  
謂非親親之義乎時而助祭有諸臣也故列公侯卿

大夫之衆而序其爵者正以分之貴賤由爵而昭也  
爵之尊者列之於先而無失其爲尊爵之卑者列之  
於後而無失其爲卑貴貴之義不於是明乎時而執  
事有諸臣也則列宗祀有司之職而序其事者正以  
賢之大小由事而見也賢之大者使得顯其位事之  
能賢之小者使得效其一能之美賢賢之義不於是  
彰乎夫爵以序貴矣於祭畢之時則旅酬之禮行焉  
主欲酬乎賓也則同姓之子弟爲其上以舉觶賓欲  
酬乎主也則異姓之子弟爲其上以舉觶俾無爵之  
可序者得因事以彰其榮也非以明幼幼之義哉夫

序事以辨賢矣於祭畢之後則燕毛之禮行焉倫之同者尚之以齒分之均者別之以毛俾無事之可序者亦得因年以享其尊也非以明老老之義也哉以此觀之可以知繼述之善矣○此言所制祭祀之禮極其周也上是時祭此是禘祭雖分交神明待羣下須知待臣下不出交神明之中宗廟句另講下皆相對首句以同姓言序爵以異姓言序事兼同姓異姓旅酬句亦然燕毛是祭畢而異姓皆退之後同姓燕於在廟之後寢也序齒者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亦非混而爲序也宗人甚衆以毛髮別之取其易辨也註

有事於太廟四句正貼宗廟之禮子孫亦以爲序正貼序昭穆註又用宗廟之次三句在前者蓋昭穆乃死者之位號今生者亦以之爲序故先以三句原起全重在生者看此以大禘言故羣廟之子孫咸在也總意上節乃廟中陳設一定之禮爲先王祖考設者此節乃禮儀曲盡之妙爲子孫臣庶設者

踐其位節

夫祭祀之禮武王所制以通於上下者也而謂之善繼善述者何哉亦惟善體先王而不違耳是故先王之所以對越祖考者有位也今也以位則天子矣位

雖不同而理同則固踐其所當踐亦猶夫先王之位  
焉先王所以奉祀祖考者有禮也今也以禮則用大  
禘矣禮雖不同而理同則行其所當行亦猶夫先王  
之禮焉先王所以和於祖考者樂也今也以樂則用  
八佾矣樂雖不同而理同則奏其所當奏猶夫先王  
之樂焉以至祖考者先王之所尊也今也祖廟修而  
宗器陳焉衣裳設而時食薦焉是敬其所尊矣子孫  
臣庶先王之所親也今也親親而貴貴焉賢賢而幼  
幼焉長長焉爲是愛其所親矣若此者皆武周不忍  
於先王之心也其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

善繼善述而爲孝之至也謂之曰達孝宜哉○此結  
上兩節意也禮樂位俱就祭言五其字俱指文王說  
王侯不同位而謂之踐其位何也蓋使先王在此時  
亦必踐其位者故曰踐其位敬其所尊應春秋節愛  
其所親應宗廟節事亾二句承上五句來孝之至亦  
承上來應轉達孝自其孝德之至而無以加則曰至  
自其通乎人心則曰達首三句以事言敬其二句以  
人言

郊社節

然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冬至有事於圜丘

以事天惟天子得以行之夏至有事於方澤以祭地則通上下而行之斯禮也蓋以天施地生造化萬物者其德至大故用是以祀上帝后土而報其生成之報也五年一禘惟天子得以行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而行之斯禮也蓋以祖宗功德啟佑後人者其恩至深故用是以祀乎其先而昭乎發育之報也然是尊尊親親之禮無非繼述中來而其意義之深遠未易明也有能明燭乎幽隱誠感乎神明明乎郊社之禮所謂惟仁人爲能享帝也明於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爲能享親也則能以此仁而格天者卽能以此

仁而育天下此以孝而事先者卽能以此孝而治天下又何人道之不可明人心之不可感也其於治國不猶示諸掌之易乎夫武周之制禮意義之深遠如此所以爲達孝而莫非道之所在也道之費也見矣○上條已結盡矣此條是就禮制中推極而言之重達於治上郊社之禮宗廟之禮且虛說報功在下句宗廟中入禘嘗無妨上帝內要補后土禮屬郊社義屬禘嘗互見也明字重看非徒知之而已要說仁人與天爲一孝子與親爲一治國句言能仁孝卽能治國不可以神人幽明低昂看

哀公問政章

首句分哀公之意在正人孔子之意在正己宜分三段看自文武之政至國家矣是言須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爲至一也是備言正人之事又本之正己也自凡事至末是詳言正己之事總是正己正人一意反覆推說自修自修身中細看又有三層意修身不外以智仁勇行達道而已自修身以仁推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已言其實矣未言其詳凡事至末始盡其詳也

文武節

此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蓋以終十章之意也哀公問政蓋徒欲正人而未知正己者也夫子乃舉其本而告之曰政莫善於文武文武之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紀綱法度布在方策之間未嘗不存也但文武之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有臣如輔文武者以爲之輔焉則致治有本王道具於天德推行有基良法成於美意而文武之政不在方策而在天下矣若上無是君下無是臣則文武之政徒爲方策之陳迹而已如之何其可行耶○獨舉文武者以哀公是周人欲其守

祖宗之家法也方策載政字泛說須點出躬行意人  
存政舉以見任法不如任人也末二句輕

人道節

夫人存政舉固政以人而立矣而人存政舉之易何  
如蓋明良合德人之謂也而其道則敏政焉推之卽  
準動之卽化其猶地道之敏樹乎然政之敏果何樹  
足以擬之耶如蒲蘆之易生無俟灌溉之力也○上  
二句重人說言人易舉乎政下二句重政說言政之  
易舉然人更脫不得人道兼君臣言人道敏政泛說  
道理夫政也者須指文武之政說敏字不必作兩層

故爲政節

夫人道敏政如此以是知人也者政之紀也君人者  
誠欲爲文武之政不能以獨任也惟在於臣得其人  
焉股肱良而庶事康也然身也者人之則也君人者  
誠欲得文武之臣亦不必於遠求也而惟在於吾身  
焉取舍精而邪正辨也然身不可以徒修必以天下  
共由之道焉則蕩蕩無偏而大經以正身可得而修  
矣道又不可以徒修必以本心生理之仁焉則肫肫  
懇切而至恩以宣道可得而行矣仁以修身是有君  
也身以取人是有臣也文武之政有不舉哉○故字

承上人道敏政來道卽五達道言律此身於民彝之內也仁是惻怛慈愛之意可以聯屬此道者也須知身也道也仁也乃一時事故註曰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也

仁者節

夫行道固本於仁而仁身亦有其要仁也者非他也蓋人具乎生理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仁不外乎人也夫仁主於愛矣而親睦隆於一本惇敘洽於九族乃其愛之獨隆而不容緩焉者親親非仁之大乎夫有仁必有義也義也者非他也蓋分別事理各有

所宜是卽義之所在也夫義雖主於宜矣而有師以隆其啟沃有友以資其切磋乃其所甚宜而不容緩焉者尊賢非義之大乎然親親必有殺父兄宗族因分而爲厚薄尊賢必有等而大賢次賢因人而爲重輕若此者非有所強也蓋其一定之序品節之而使不流當然之則範圍之而使不過又吾性之禮所生也體乎仁義而行之以節文修身之要有在矣○此承上仁字來而言其大處因併及義與禮也人也宜也皆就用上說得廣親親賢賢又就用中之大者言親親爲大對五達道說非以民物對也但此處不可

露出耳親親之心必由賢者啟沃以輔之故宜尊之而爲義之大也禮所生聚岡謂非是禮在性中而生此等殺出來猶言禮乃發生在此耳親之尊之其中自有個等殺不假安排者等殺處卽是禮夫親親者盡仁之實也尊賢者求仁之輔也而禮又所以達仁之分也人君能仁其身則有禮有義而身修矣何患於人之不得政之不舉哉

故君子節

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也者取人之準也爲政之本也身有不修則權衡旣失其本而官使皆失其

當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苟不能仁其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矣故思修身者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苟不能知人則善類孤而義理無以講明親不可得而事矣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苟不知天則本原不徹不惟所以爲隆殺者莫知其所從體統不明所以爲等級者亦莫知其所自而恩或至於倒施禮或至於泛加矣故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者不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盡矣修身



則有君矣以是而爲取人之則則有臣矣有君有臣文武之政有不舉哉○此申上二節修身爲立政之本而推其要也蓋上節不過推其理此則勉以當盡其功也首一句分重修身上四不可以不字亦重事親是親親中舉其又重者而言自事親至知天皆修身事也此節當收拾上二節來講觀註可見註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兼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在內知人是知其賢之大小也知天非徒知乃真知也以格物窮理講

天下之達道節

上言修身之要此詳言修身之事也身之修固以道而道不止於親親也天下之達道有五焉道之修固以仁而德不止於仁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焉五達道何外而君臣有義焉一道也內而父子有仁焉一道也至於夫婦昆弟朋友皆一道也是五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非達道乎三達德何自其有覺而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自其無私而言曰仁所以體此道者自其強毅而言曰勇所以強此道者是三者天下古今之所同得非達德乎夫三達德固所以行乎五達道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一本於誠

焉知爲實知仁爲實仁勇爲實勇則德誠而道行矣  
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修身之事備矣尚何取  
人之則有未定而文武之政有不舉哉○上三節言  
修身之要此備舉修身之道也達道之道卽上修身  
以道而達德之仁卽上修道以仁而智則仁之始勇  
則仁之收功要之總不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二句  
意所以行之者一此行就達德行達道說五者就自  
然之倫說勿着力智仁勇亦須就渾成說實有是知  
仁勇便是誠便自行處獨朋友曰之交者友以交而  
合也

或生節

夫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道率於性者也德  
命諸天者也德以知乎道良知本無不知也而氣之  
所稟則有清而有濁於是聰明之盡而生知乎達  
道者焉或致善反之功而學知乎達道者焉或有生  
而不明學而未達必思慮困衡而後知乎達道者焉  
所以雖有早暮之不一然及其知之也同歸於一理  
之貫通而已固不問其孰爲生知孰爲學知孰爲困  
知也有不一乎德以行乎道良知本無不能也而質  
之所受則有純而有駁於是有不待習而安行乎達

道者焉或安有未能必待利而行乎達道者焉或不獲所安未知所利必待用力矯強而後行乎達道者焉所行雖有難易之不一然及其成功也同歸於一理之渾合而已固不問其孰爲安行孰爲利行孰爲勉行也有不一乎夫入道之異等以氣質之異稟也至道之同歸者以智仁勇之德同也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如此○此條只詳達德行道之事也上言達德之行在於智仁勇此復有三知三行之說者見得人之氣稟不同智仁勇在人亦有三等也然氣質雖不同畢竟人性本無不善所以知行之成功一也此

處講要重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上三知三行皆是已知已能者言知以氣之清濁爲蚤暮行以質之純駁爲難易也分者知與行各自分爲一項也等者逐句中各有高下等級也觀註當重分邊繳由是觀之道之知也不必上知而後知而學知困知者亦可知矣道之行也不必安行而後能而利行勉行者亦可行矣

好學節

夫達德固行乎達道而未及乎達德者當何如彼於達道無不知者知也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乎達

道焉則雖非卽爲智足以破愚而近於智矣由是達道庶乎其可知也於達道無不體者仁也吾未能仁而力行以求體乎達道焉則卽未爲仁亦足以忘私而近於仁矣由是達道庶乎其可體也知仁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者勇也吾未能勇恥其智不若人而好學無怠焉恥其仁不若人而力行無替焉將見及其知也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不近於勇乎由是達德庶乎其可強也審如是則達德入達道行而身可修矣○上言三達德之行五達道者以成德言也此只就困勉始用工夫時說不然豈又有一等人耶

好字知字力字極重好學等俱以達道等入講自其方求以入德之事而言而未要其成故曰近此節蓋爲哀公氣稟庸下而發

知斯節

三者固入德之事矣果能知斯三者而好學力行知恥焉吾見好學足以近智力行足以近仁知恥足以近勇而達德自是其可進近智足以知道近仁足以體道近勇足以強道而達道自是其可行事親知人知天一以貫之矣不亦知所以修身乎旣知所以修身則以已觀人亦此德也此道也而人知所以治矣

既知所以治人則以我觀衆人皆此德也此道也而亦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可以爲政矣不可以不修身而修身者不可不知所以入德也○此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不必分屬通節知只作行看修身內重以德修道亦要歸重在修身上要結得上文爲政在修身之意看三所以字見無非修身之推也

凡爲節

夫達德以行達道固所以修其身而治天下國家矣然自古以來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其道有常

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者也其目何如身者萬化之原也故修身其先也賢者修身之道所賴以明者也故尊賢次之又其次則親親焉蓋修身之道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大臣者賴之論道經邦者也當敬之以隆其禮而信任之必專羣臣者賴之分理庶職者也當體之以察其心而信禮之必至由朝廷及其國庶民者所當子也則子之而俾得遂其生百工者所當來也則來之而俾農末相資由其國以及天下有遠人焉則柔之統馭有方而四方賓旅各遂其願也有諸侯焉則懷之而萬邦羣后各安

其職也此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目中有  
次序賢在大臣羣臣之外非臣之也兼師友二意說  
親親兼九族非止是二親也大臣羣臣卽前所謂取  
人者來者聚之以作事也遠人訓賓旅賓謂有交禮  
於國者旅謂道經於國者每句出了當竊下面意講  
九件平看其實歸重在身上前面許多說話爲修身  
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自修身而推也

修身節

有天下之大道必有天下之效驗惟修身也則道自  
我立而可爲民表矣吾能尊賢則納誨之功深而疑

有所質不惑於道矣吾能親親則恩篤九族上而諸  
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懽心而不我怨矣經道行於家  
之效如此能敬大臣則信任專一而聰明有寄臨大  
事斷大謀皆有所資而不眩矣能體羣臣則感恩者  
事專報主戴德者志存立功而士之報禮重矣經道  
行於朝廷之效如此能子庶民則民心愛戴有餘力  
以終事有餘材以供國而百姓無不勸矣來百工則  
有無得以相濟農末得以相資而財用無不足經道  
行於國之效如此柔遠人則澤之所被者重而風之所  
動者遠四方之人有不歸焉者乎懷諸侯則德之所

施者博而威之所及者廣天下有不畏焉者乎道行於天下之效如此何莫而非修身以爲之本歟九經行而自有其效爲君者亦何憚而不行乎○修身等輕重道立等上不惑以君心言是先事而講明其理也不眩以君政言是臨事而區畫其宜也財用則器用也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財皆費於日用天下之旅則賓在中矣德靠懷字威靠畏字未言事而先言效亦歆動哀公之意也

齊明節

夫有天下之大效驗者必有天下之大事功九經之

中固有所謂修身矣而身奚以修乎心者身之主必齊明以爲德焉服者身之章必盛服以爲容焉非禮者身之累必視聽言動勿以非禮動焉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達德入而達道行所以修吾身也君能盡之而道立之效可致矣賢何自而尊也蓋任讒邪則用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純心孚上下之交啟沃盡師友之誠所以爲勸賢之道也君能盡之而不惑之效可致矣親何由而勸也蓋恩有所靳情有所壅則親者離故必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而尊位重祿以隆其

恩所欲與聚也所惡勿施也而同其好惡以協其願所以勸親親之道也君能盡之而不怨之效可致矣大臣不當親細事充其官屬之盛給其使令之役則多事不擾而得盡其以道事君之職所以勸大臣之道也君而能是則不眩之效不可得乎士之所賴於上者必有在也以心體之而待之忠信以盡其誠養之厚祿以恤其私是所以勸士也君而能是不可以獲報禮之效乎人情莫不欲逸則力役之征以其時而不盡人之力人情莫不欲富則惟正之歛從其薄而不盡人之財是所以勸百姓也而百姓勸之效得

矣日有所省月有所試而課功之典行程其功能上下其食而賞功之典明則勤者益篤成事之志無淫巧也惰者亦懷怠事之恐無偷慢也是所以勸百工也而財用足之效可得矣往則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委積以迎之善而願留於國者則因能授職嘉之使得展其才不能而不願留於國者則順而使去亦矜之而不強其不欲則撫之者厚體之者周非所以柔遠人乎君於此加之意吾見四方歸之矣無后者續之亾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以時而不竭其力厚往薄來而不匱其財



斯有以堅其藩朝之志非所以懷諸侯乎君於此加  
之意吾見天下畏之者矣九經之事蓋如此則君欲  
收其效盍於此而先盡之乎○此告以用力處前言  
修身以道而此以齊明盛服雖有內外總是靜非禮  
句指動言去讒遠色賤貨皆所以爲貴德之地者故  
加一而字蓋不分心於彼則能純心於此也尊位二  
句以爵祿好惡平講勸親親是勸親來親我官盛句  
不以細務勞之也此是優待大臣蓋專以決疑斷事  
資之也士者羣臣之總稱省試所以程能廩事所以  
賞功也絕世有國無子孫者取旁支續之廢國有久

而無國者復封建之治亂使上下相安以臣民言也  
持危使大小相恤指鄰國言也此節雖是說九經之  
事而九個所以字內則包效說意方完

凡爲節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如此而所以行之者道豈多  
乎哉亦在於一誠而已本無妄之心以爲推行之本  
合九經言之無一經之不誠也析九經觀之無一事  
之不誠也然後推之無不準行之無不利矣不然其  
何以行之哉此九經之實也○約言九經而歸於誠  
也重下句行字指行九經說註一有不誠是萬一之

謂與或字同非一件不誠則九者皆不誠之謂也

凡事節

以達德而行達道以九經而爲天下國家固皆本於誠矣然豈襲取可得哉蓋宰天下之事者存乎誠立天下之誠者存乎豫故凡達德九經之屬若能先立乎誠則道可疑德可據而九經莫非實事事斯立矣苟不能先立乎誠則凡事以無本而廢矣誠其可以不豫乎如言焉而先立乎誠則心之安者其辭重以舒內之靜者其辭平以達而言之不跲矣事焉而先定乎誠則慮善以動而推之則準相機以赴而達之

則順事以之不困矣行焉而先定乎誠則舉動合天理之正施爲卽人心之安反之於心而不疚矣道焉而前定乎誠則資深有逢原之用淵泉沛時出之機取之於心而不窮矣凡事之不可不豫如此○此是總承上文而推言誠之當豫也發之於口爲言行之於身爲行見之施爲爲事道字包得甚廣不跲等字卽立字

在下位節

夫誠之所以當素定者何哉嘗自在下位者推之矣彼君子之在下位上有君下有民內有親外有友其

感通之機則係於吾身也故在下位欲治乎民者其道在豫有以獲乎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獲上又非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豫有以信乎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然信友又非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豫有以順乎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然順親又非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豫有以誠其身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非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豫有以明乎善苟察識未精於人心天

命之本然未能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善惡不免於混淆好惡每病於自欺不誠乎身矣夫自下位推之其事皆出於素定如此然則吾君在上位者也其事可不本於誠之素定乎○此條指在下位者言之以推素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也只重在推言素定之意重在誠身上誠身是素定也不重不獲上等句不獲乎上則非素定矣餘倣此所存所發指心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省察時也善字乃人心之善註以人心置於天命上可見本然卽至善之所在此節只是推言所當豫意不必泥定誠字句句

以誠貫也

誠者節

夫誠固貴乎素定矣而其所以當先立乎誠者何也  
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  
誠也誠者非有待於人也蓋純一無偽乃天之界於  
我者本如是夫固爲天之道矣其未能真實無妄而  
復之於無妄也所謂誠之者也誠之者非不本於天  
也然著誠去偽乃功之盡於人者當如是不爲人之  
道乎是故誠者之爲天道也不勉而自中焉不思而  
自得焉蓋誠應而妙無待於執也誠精而明無假於

擇也其從容中道之聖人乎而天道斯其全矣誠之  
者之爲人道也其於善則始而擇之精焉旣而守之  
一焉蓋以思而學聖人之不思也以勉而學聖人之  
不勉也其諸擇善固執之賢人乎而人道斯其在矣  
人將由聖以達天也而可不有以盡人之力也哉○  
此接上誠字而論重誠之一邊從容貼不思不勉中  
道貼而中而得擇善者不使人欲混於天理也固執  
者不使天理或奪於人欲也者字兼學利困勉等人  
誠者天之道原賦稟之初就人身上說

博學節

然誠者之德一以貫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夫誠之  
之事其目有五而其功則盡人而皆可致也自學知  
利行者言之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  
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盡師  
友之詳既問矣然後有可思矣必繹其精微之蘊慎  
思而不失之泛焉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窮其纖  
悉之故明辨而不失之粗焉由是以學問思辨之得  
於已者篤行以踐之本諸心以體之身務使善皆集  
於我而後已焉夫學問思辨則有以先明之心而所  
以力行者有其地矣篤行則有以體諸身而所以學

問思辨者有其終矣此誠之者而以擇善固執以盡  
求誠之功者也○此是學知利行者擇善固執之事  
也五句知行並進有節次而無先後之字皆指理言  
俱以天道人道貫亦可辨是辨別於已也不惟辨其  
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至於天與理處辨之極纖毫之  
精方是明辨審問者不粗疎也學而又問此取於人  
者詳也思而又辨此求於心者精也此四句所以擇  
善也篤行承上來是固執其善也總之無非求誠之  
功也

有弗學節

以困知勉行者言之夫擇之於學問欲其必能且知也擇之於思辨欲其必得且明也苟有不至則心無窮而功亦無窮矣擇而得之於學問欲其執而行之也擇而得之於思辨欲其執而體之也苟有弗篤則心無盡而功亦無盡矣志期於上達而不知在人者之爲逸心切於有爲而不知在己者之爲勞故人或以一而能之矣已則倍其功於百何也已之百正所以進於人之一者也人或以十而能之矣已則倍其功於千何也已之千正所以進於人之十者也夫學問思辨知之事篤行仁之事而至於弗措而百倍其

功者非卽勇之事乎○第五段分上是立志之堅下是用功之極志堅故其功倍也註故字不可脫二能字兼知行人一人百只作一人說曰百曰千特狀用功之勤如此非真有是事也全節聚岡謂不必以立志用功分對百倍其功卽在爲則必要其成上看出謂之曰爲則已着用功上了不必更添立志更詳之果能節

夫天下有不齊之分而無不一之理故凡人之擇執而果能從事於百倍其功之道矣吾知雖愚而不足於明者睿知自起於察識之餘必與不思而得者同

學庸意 卷中 三  
歸矣况於始之未愚者豈有不明乎雖柔而不足於  
強者德性自足於持循之後必與不勉而中者同歸  
矣况乎始之未柔者豈有不強乎明也者智也強也  
者仁也而勇卽在其中矣誠之之功效一至於此可  
見學之有益於人而凡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  
爲立政之本乎○此總承上二節而言也意還重困  
知勉行上此道只是擇善固執之事此句只是過文  
耳非至此方勉也愚以氣言屬知柔以質言屬行大  
抵此節重效上兩必字要繳出勇在其中意明字強  
字卽誠也

